

□刘丰歌

骄阳照耀着甘肃省天水市南郊通往西汉飞将军李广墓一条正在整修的小道。那小道是一条向上的斜坡,随着过往车辆踩踏油门的轰鸣声和行人的脚步走过,一片尘土便随之升腾起来。这就是那条西汉时飞将军李广棺椁经过的小道吗?那被车轮和脚步带出的尘土亦是西汉时遗留下的尘土吧!这时,你能闻到一股浓浓的土腥气在空中弥漫着,久久不愿散去。在阳光的照射下,你还能看到扬起的尘土如南方成群的墨蚊般,在你身边游弋着,沾在你的脸上,手上,腿上,鲜亮的衣襟上。你千万别烦,它们也许只是想引起你的注意,给你倾诉一段两千年前的故事而已。这故事对它们来说,任岁月改变了山川,沧海变成了桑田,也不能改变它们倾诉的心愿。它们以极低的姿态隐藏在大地之中,借草木掩护,苟且地活着,就是为了充当导游的角色,把那个纵横疆场数十年、为大汉王朝立下赫赫战功的故乡英才,介绍给远道而来的游人。

这一定是有灵性的尘土,一定是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元狩四年)某一天的那些尘土,一定是濡染了将军英灵之气的尘土。它们亲眼见到一队人马在哀乐低徊中,将一位将军的衣冠以隆重的仪式迁居到它们的身边。是的,是迁居,它们一定讨厌用“埋葬”这个词,对它们来说,这个词太残忍了,残忍得不忍直视。它们一定想不通,那个令匈奴人闻之胆寒,称之为“飞将军”的人怎么会说死就死了呢?他既无病魔缠身,又未沙场迎敌,一代名将未战死沙场,却死在自己刀下,这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事实。其实,何止这些尘土,那些忠义之臣,戍边将士、贫民百姓,闻之谁人不伤感痛惜?“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太史公司马迁早已用沉重的笔墨,记下了当时悲伤的情景。

棺椁中虽然只有将军的一盔、一甲、一靴而已,将军的身躯,早已消失在千里之遥那片征战的沙场。但在它们的心中,这些衣冠浸染了将军的血,

■心扉一瓣

## 庙会三月三

□董修宁

“又是一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这是多么令人怀恋的场面啊。我对这个日子的钟情还不仅为此,还为我那遥远故乡的庙会。

三月三,戏来了。村里人是把庙会当节日过的。村里的会手是庙会的最高决策层,春节一过,就迫不及待地酝酿一台好戏了。正会前天,剧团来了,坐着卡车来了。当晚就唱,简简的舞台,就着村东的高岗搭建,帷幕扯起,拉上电,锣鼓家伙一响,一出悲欢离合的好戏就开场了,庙会的序幕正式拉开了。

戏子们的生活好浪漫呀。他们在村东头的某个闲院里安置营寨。老早就盘起来一口大锅,用村

■难舍亲情

## 永远的思念

□王荣江

二〇〇二年四月六日,这个日子让我终生难忘,这也是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晚上的夜晚特别宁静,我一个人在家静静地看电视,突然电话铃响了,我立即接起,是母亲从成都军区总医院打来的,告诉我,我的父亲走了。听到这个消息,头一阵晕眩,泪水忍不住顺着脸颊流下来。

一九五八年十六岁的父亲来到白龙江林区参加了工作,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他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勤奋学习,辛勤工作,先后当过通讯员、劳资员、工宣队员,由于工作踏实、认真、业绩突出,被领导选拔为汽车驾驶员。在那个时代能开上汽车,是让人很羡慕的一个职业。他很珍惜这个工作岗位,他跟着师傅学徒,特别尊敬师傅,勤学苦练,不懂就问,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终于成为一名合格的驾驶员。他喜欢车勤保养车,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的驾驶室从不超员,从不让别人动他的车,也从不用借给别人。他也从不让我们兄弟动车,只是让我们帮他洗车,修车时当一个小帮手。一九八四年,我当兵回来也到林区参加了工作,有一次,到场机关办完事,乘一辆拉料的车回营林段,由于半途下雨,驾驶室多挤了一个人,行到途中遇见父亲,开车拉料下来,他停下来二话没说给那位司机罚了5元钱,他让我下车等后面拉料的车。(父亲是县交警队任命的安全员,拥有处罚的权力。)当时的处境很是尴尬,也很难堪。我当时也很生气,认为他小题大做。事后我给那位司机了5元钱,那个司机苦笑了一下,什么也没说。有一次吃饭,我给父亲提到这事,我说何必那么认真呢,当时不也是下着雨吗?父亲很直接地回答:“是制度就得遵守,是规章就得执行。超员不是小事,人命关天哪。”当时我无言。

父亲调到场机关开救护车,经常拉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到局里办事和到山上检查工作,有时回来就没地方吃饭,那时只有食堂没有餐馆,食堂是定点开饭,过了点就不开门了。父亲就把这些人带到家里来,母亲工作也很累,有时生气爱抱怨。父亲就对母亲说:“这些人工作了一天也够累的,回去也没地方吃饭,你就辛苦一下吧。”父亲总是倾其所有招待别人,让人吃好喝好。我的朋友来了,父亲也特别地高兴,拿出自己的烟、酒,嘱咐母亲多弄两个菜,款待我的朋友。父亲特别热情、好客、大方,和年轻人在一起他很高兴。朋友来一次都很感动,走时会对我说:“王叔,太热情了,太热情了。”酒量小的一次次都不敢来了。

父亲脾气倔强、暴躁,在我们单位是出了名的,但做人有原则、耿直,他经常对我们讲:“男人当自强,干好本职工作,自身过硬不求人。”他的一些言语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的一些做人风格也影响了我们。但他也有一些不柔情的一面。一次,一位四川补锅的师傅给我们家补锅,补了两个铝锅,说好的价是10元。那位师傅补好锅我给了10块钱打发了。父亲问我给补锅的师傅给了多少钱,我说给了10元,他说太少了,立刻出门追上那位师傅又给了5块钱。父亲回来对我说:“一个手艺人出门在外挣钱不容易,我们不能亏了人家。”

父亲离开我已经十七年了,在这十七年的时间里我无不时时刻刻在想念父亲,追忆父亲。每年的春节、清明,我都要去给父亲上坟、扫墓,看望父亲,带上父亲生前喜欢的水果、烟、酒,和父亲说说话,说说心里话。父亲,我现在过得很好,您放心吧!妻子贤惠朴实,儿子聪明可爱,一家人和睦和睦的。父亲,您在九泉之下安息吧,希望您在天国的日子一切都好!

又是一年清明节,父亲我只想对您说一声:“父亲,我想念您!”

■朝花夕拾

## 将军墓前的追思



渗透了将军的汗,与将军的血肉之躯有着同样的分量。

将军的英灵是否会化为一缕清风,千里迢迢回到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呢?它们不知,但它们相信一定会来的。将军本将门之后,家族世袭“仆射”官职。受家庭环境熏陶,将军练就浑身武艺,尤以骑射闻名。在那“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为人们普遍价值认同的时代,将军把一生“货与”了那个叫西汉的王朝,自19岁从军,在西汉边境八郡之间驻防奔袭,戍边44载,与匈奴作战达70余次,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在与皇亲国戚共事的夹缝中生存,该要忍受多少常人难以忍受之屈?难道临终还不能落叶归根、与故乡的亲人团聚吗?它们一直在等,这一等就是两千年的时光。

文人们没有将军驰骋疆场的本领,只能把对将军的敬仰之情化作一篇篇传世的文章,一首首动人的诗行,以寄托他们的追思。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司马迁在《史记·李将军列传》中,就用饱蘸浓情的笔墨,描述了将军坎坷的一生,对他的军

事才能给予了高度评价,对他的不幸遭遇深表惋惜同情。历代文人墨客描写将军的诗行更是不计其数,既有“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叹息,也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肯定,亦有“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飞将军”的感慨。这一切都印证了司马迁对将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的褒奖绝非夸大之词。

在光线昏暗的祭厅,全身甲冑的将军右手握剑,面门而坐,身姿右倾,似乎时刻准备着拔剑而起,痛击来犯之敌。将军身后的墙壁,以书简的形式陈列着《史记·李将军列传》的全部内容,竹简隶书,庄严肃穆。文虽美,意虽深,又有几人能理解司马迁落笔时那颤抖的笔锋、波澜起伏的内心独白?将军表情冷峻,严肃,分明还透着几许悲戚。难道是在发出为何自己战功卓著却不能封侯的追问?还是因儿子李敢冒犯卫青、后被卫青外甥去病借机射杀而悲伤?亦或因孙子李陵投降匈奴,导致三族被夷而痛苦?历史竟是如此诡异,将军以骑射闻名天下,多少匈奴敌将成为其箭下之鬼、刀下之魂,自己的儿子却被自己人用弓箭射杀。将军一生征战匈奴,与匈奴不共戴天,自己的孙子却投降匈奴,成为匈奴之臣。九泉之下的将军如在天有灵,怎能不痛彻心扉!?

那墓前的碑塔分明是将军的英魂化作的一柄长剑,直刺云天,守护着这一方净土,宣誓着历经磨难痴心不改的铁血丹心。更是一个巨大的感叹号,如将军自刎前那一声悠长的叹息。

“王侯何足贵,桃李不需言。百战摧强虏,英名万代传。”命运多舛的将军是不幸的,而万世景仰的将军是幸运的。

女儿总要把好吃的让老人第一个尝尝。娘要戏戏了,外甥或女儿总要提前给占个座位,陪着老人在古人的悲欢离合中度过一个多彩的春夜,作女儿的当然知道,老人晚年的幸福取决于儿女的心意,甚至是这场庙会的心意。

三月三,做生意的来啦。大会的前天,卖各种蔬菜的小贩沿街叫卖,还有卖锅碗瓢勺的老头儿街旁蹲坐,不厌其烦和讨价还价的大妈应酬着。还有卖烧鸡的,卖炸鱼的,卖干菜调料的……都找好自己的位置,声声召唤着顾客。准备当天赚大钱的生意人,提前就托亲戚占好了摊位。最郑重其事者,当属服装贩子,路远的前一天就住在村街里了。正会当天一大早,他们就扯起长长的布棚,把五颜六色的服装用撑子件件挂起,仿佛一张张钞票。

三月三,是暮春,是春的极致,虽花谢殆尽,但绿净春深,那树上的绿,伴着鹅黄,伴着清新,他们应和着那边戏台上传来的叮叮咚咚、嘤嘤嗡嗡,把三月的庙会渲染得悠扬婉转,诗情画意。这是农人的大节日。

请假回家,为着这三月三的庙会!

□钟瑞华

那是20多年前一个星期四的上午,我正在县城读高一,当我上完第一节语文课时,接到了父亲托人捎来的口信,说我爷爷“过身”了。那一刻,天沉了,风止了,一切都仿佛凝固了,我木然地呆在原地,泪如泉涌!爷爷,生前最疼爱我的爷爷,您就这样永远离开了我们……

泪眼朦胧中,我想起了两周前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时的情景。那天,爷爷的心脏病又发作了,被紧急送往乡卫生院住院治疗。我拉着爷爷瘦骨嶙峋的双手,哽咽着说:“爷爷,我先不去上学了,我要在医院照顾您……”爷爷摸了摸我的头,颤抖着声音说道:“傻孩子,你怎能不去上学呢,爷爷这个病又不是一两天了,放心吧,住几天院就没事了!”接着,他抖擻着手从底层衣口袋里摸出20元钱,塞到我手里:“好孩子,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将来考上大学、入党,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爷爷知道你在学校吃不好,这20元钱你拿着,自己去买点好吃的……”望着爷爷深陷的眼窝和皱纹交错的脸,我转过身去,含泪点了点头。

时光荏苒,往事如烟。1931年,还未满17岁的爷爷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为了一名光荣的红军小战士。在随后的革命生涯中,爷爷从战士到班长到排长,在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又被火线任命为代理连长。历经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参加了广昌保卫

■生活感悟

## 消失的报刊亭

□王智

医院的老人门外原来一直有座报刊亭,今年我们新大楼建好后投入使用,同时也另辟了新大门,老人门外的报刊亭没过多久就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我没问过这座报刊亭到底存在了多久,但我记得第一次来这家医院参加面试时它就存在,当时我买了一份《体检周报》和一瓶水。后来住在医院内的职工宿舍,我就经常在这座报刊亭里买报刊,除体育类外,可能因为当时喜欢玩电脑游戏的原因,每期的《大众软件》我必买,偶尔也会购置《读者》《东方》这样大众化的杂志。

报刊里新鲜的资讯和精彩的内容丰富了我的精神生活,也充实了自己单身的时光。可能因为当时的互联网还没这么发达,重大体育赛事的全方位报道都会浓缩在报纸的几个版面上,每一

□晴川

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样东西被用心收藏,舍不得触碰,就像我收藏的这盏煤油灯,不会轻易拿出来示人一样。

这盏煤油灯是30多年前母亲送给我的。灯体是一个洗得晶莹透亮的玻璃墨水瓶,圆圆的肚子,小小的口,泛着淡雅的天空蓝。牙膏皮卷成的空心圆柱孔,麻花棉线作灯芯,如蛇盘坐底部。芯头倒置蘸油,再调转过来,摆平摆正,划根火柴点燃,靠虹吸就能续上了。一豆灯火,满屋烁亮,晚上读书写字,既护眼又温馨。大半瓶煤油,滋滋响个十天半月不成问题。

很小的时候,我就想拥有一盏属于自己的油灯,没人做,我自己动手。可惜试验数次,总也做不成功。有一天趁姐姐不在,偷偷拿了她的煤油灯,用塑料袋包好,藏在床底下的鼠洞里。

夜深了,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用剪刀剪铁片,做好油灯,我好奇地问她:妈,这是给我做吗?母亲说:你还小,用不着,是给你姐做的,她的油灯不知怎么找不到了,哭得很伤心。我想要这个新的,又怕挨揍,悄悄从床底下掏出油灯,假装不意找到,惊喜地举在母亲面前。母亲看了看我,啥也没说,将我紧紧搂进了怀里。第二天晚饭后,母亲把我们姐弟俩叫到跟前,她让我说了实话,并向姐姐道了歉,然后把新油灯给了姐姐,把我藏起来的灯用毛巾擦拭一新,郑重地递到我手上,说:有了灯,就不再有黑暗,有了灯,人就不会做错事,行得端,走得正。正是这一盏煤油灯,陪伴着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走上教师岗位之

■岁月悠悠

## 藏在油灯里的爱

后,这盏煤油灯与母亲说过的话一起,更是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孤寂难捱的夜晚时光。

30年倏忽而过,母亲也已离开我们快10年,但这盏煤油灯,还一直被珍藏在,偶尔拿出来摩挲一番。煤油灯还是原来的样子,晶莹透亮,静静地坐在桌上,散发着淡淡的蓝光。它于我的意义,早已不是照明,而在于怀念,怀念一段难忘岁月,一段美好时光,这正如它之于母亲的意义:那是一位解放战争时期的老兵生前留给母亲的最后念想。这位老兵是谁,母亲生前一直未曾详细说过,只是隐约提及过她有这样一位像“外公一样”的自家叔叔的存在——这位与我一生都没见过的外公外婆一样的,从未见过的“张爹爹”。故事常常这样,似真似假,真假真假,但这个故事一定是真的,因为母亲去世前跟儿孙们不断重复的是“有了灯,就不再黑暗,有了灯,人就不会做错事,行得端,走得正”。“记住张爹爹说的话”,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能改过。所以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每次犯错或走了弯路,我都会悄悄点亮这盏油灯,默默回味张爹爹说给母亲又由母亲说给我们的话,挣扎着摆平摆正自己。儿子并不清楚油灯的故事,但他知道,只要我的房间油灯亮起,就知道我一定犯了错。所以,如果他少了什么东西,比如巧克力或者玩具,必定会悄悄扒开门缝,看我书房里的油灯有没有点燃。如果灯光闪烁,他便会会在卧室里一顿翻找,总以为我又动了他的奶酪。

时间飞逝。这盏小小的油灯一直陪伴我行走风雨,跋涉人生,也伴着儿子趟过青春岁月,渐渐长大。这些年来,虽然我们搬了四次家,但这油灯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也许它是世上最粗鄙难看的古董,但我一直舍不得丢弃。虽然它发出的光线暗淡,但在我心中却始终明亮如灯塔,为我遮风雨,挡寒凉,在暗夜夜里奔走的我们指引航向。

“油灯恒久远,一盏永流传”。我希望这盏小小煤油灯以及张爹爹的话能融进我们的血液,像“传家宝”一样世代代代传递下去,让在天堂里的母亲拨一针灯芯之后,微笑着看我们在人间堂堂正正发光。

■人生纪实

## 怀念我的红军爷爷

望的孙子……

苍山如黛,草木葳蕤。记得有一年清明节前夕,我做了一个梦,梦见爷爷对我说,他原来住的地方又湿又冷,下雨时门前总是一滩积水,希望我们能给他换一个干净舒适的地方,最好能和奶奶住在一块,免得彼此隔山相望,却难于相聚。于是父亲请来了风水先生,帮爷爷奶奶选好了一块向阳的墓地。

墓地搬迁那天,父亲用扁担一头挑着“爷爷”,一头挑着“奶奶”,从这座山挑到500多米外的那座山,父亲走得很慢,一路上默不作声。爷爷奶奶合葬后,我们双膝跪在坟前,足足呆了半个多钟头。浙浙沥沥的春雨带着绵绵不尽的思念飘洒着,湿润了山头,湿润了草木,湿润了爷爷奶奶的“新家”!

“睹物思人依稀在,碧水苍云幻音容。”又是一年清明时,如今的我漂泊异乡,由于种种原因,已经很多年没有回老家扫墓了。透过蒙蒙的雨丝,遥望家乡的方向,那熟悉而又陌生的脸庞再次映入眼帘……

纸张有油墨香,旧刊物则像实木家具,凝视与抚触起来更有厚重感。过了这么些年,当初在大门外报刊亭里购买了某些杂志和报纸我都没有丢弃,偶尔翻翻就像看经典的老电影,不止是回忆,还常常读新。

我和原来报刊亭的老板还聊过几次,他的父亲算是老一代的报人,后来因为一些变故,父子俩便做了报刊亭的生意。怎料后来报刊越来越难卖,想过转手,他却有点舍不得,依然风里来雨里去,只能靠卖饮料和充值卡赚点辛苦钱。他给过我一些杂志附赠的明信片 and 海报,可能知道我会珍视它们,我只能用口头表达谢意,而自己买报刊的频率还是在慢慢降低。

每次站在医院大楼的窗前往外望去,曾经给过我许多期待的报刊亭就这样不见了踪影,这时淡淡的惆怅就萦绕在了我心头……

